

[日] 陈舜臣 著 卞立强 译

下卷·天涯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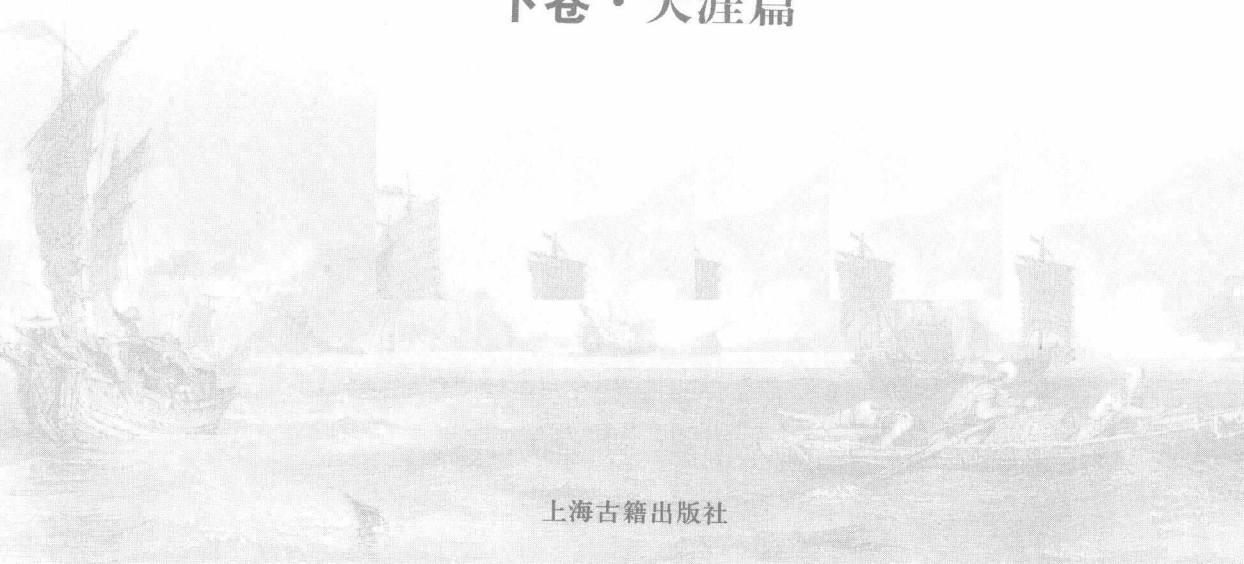
明史紀事本末



[日] 陈舜臣 著 卞立强 译

鴉片戰爭

下卷 · 天涯篇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第 五 部

年关	2
断章之四	13
万灯摇曳	22
战旗坠落	35
闪光	45
停战前后	57
人来人往	68
偷袭之夜	79
白旗	93
城外	107
平英团	118
暂时的平静	132

第 六 部

孽火	142
中秋前后	158
浙东风云	169
断章之五	182
败逃	193
生与死	204
殉难录	213
殉节图	225
屈服的道路	236
诀别	244



第五部

年 关

“穆枢相在北京怎么搞的!?”他带着不满情绪,勉勉强强地朝高第街走去。

上谕是一月二十日送到的,按阴历来说,已是年关了。

“今后想听听您的意见,请予协助。”琦善虽到了林则徐的临时寓所,但只是这么说两句客套话,走走形式,很快就离开了。

1

铁火穿沙角,当年塞草肥。

兰枯铺废瓦,骏马踏云归。

《飞鲸书院志》所收的连维材的诗当中,有上面这首五言绝句。这首诗是他在高第街林则徐的寓所里写的,题名为《陈将军义马》。

清军在沙角与大角的惨败,给广州的居民带来了极大的震动。

“国军原来是这样软弱呀!……”——人们这样来重新认识了。另一方面,这也叫他们领教了一向被鄙视为夷狄的英国的强大。

他们早已听说了舟山惨败的消息,但那毕竟是在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有人甚至振振有词地夸耀:“英国舰队之所以避开广东,是因为虎门的防守坚固。”

可是,被说成是金城汤池的虎门第一关,现在轻而易举地被英军攻陷了。

不过,广州人的自负心理对此又作了另外的解释:“这都是因为林则徐被革了职。如果当时虎门的水勇团没有解散,那就……”

林则徐的声望本来就高,这一来就更加提高了。相反,琦善的身价一落千丈。陈连陞父子在沙角一起殉难的事,尤其使人们深深感动。英雄的事迹被人们

加工润色,连陈将军的爱马“神骏”也被神化了。

陈将军在战死之前,确实从马上跳下来,在它的屁股上打了一鞭,让它离开死地。据说这匹马被英国兵逮住,喂它饲料也不吃,只是悲哀地嘶叫,最后终于饿死。

这个悲哀壮烈的故事的主人公是不会说话的动物,所以更加使广州的人士感动。人们感叹地说:“连马也为主人殉难了啊!”

“陈将军义马”遂成为各地诗社的咏题,诗人们以“神骏”为题,竞相作诗。上述的连维材的诗就是这样的一首诗。

诗的大意是:英国的炮火粉碎了沙角,以前要塞上茂草丛生,神骏一向吃着那儿的草。而现在兰草枯了(诗中往往以兰枯比喻佳人的死。这里当然是指神骏的主人陈将军的死),到处是一片废瓦,神骏不愿踏这些瓦砾,而踏云归去了——即追随主人殉难了。

“请您斧正!”连维材请求林则徐删改。林则徐在诗词方面的修养当然要比连维材高得多。

“我不胜任。”林则徐这么回答说。不过,他还是把诗笺接过来看了好几遍,扭着头想了好一会儿,把诗笺放回桌上,改换了话题说:“刚才好像是彩兰来了。”

“是的,带来了两条消息。”连维材回答说。

送到金顺记的情报,都由彩兰送到这里来。她的到来就意味着有什么新的情报。

“北京来的吗?”

“一条是北京来的,一条是上海。北京来的消息不坏,上海的令人担心。”

“担心?”

“翰翁病了。病好像不重。不过,毕竟上了年纪了,彩兰为她的祖父担心。”

“翰翁……可不能出什么问题啊!”

“北京的消息谈到了给琦善大人的上谕。皇上的意见是要停止同英国谈判,一切要和林、邓二位大人商量。”

“啊!……”

琦善自从上任以来,在任何事情上都未和林则徐商量过。因为林则徐已经被革职,这么做也不是没有理由的。这次上谕中指示要跟林则徐商量,也许不单纯是皇帝的心境发生了变化,而是主和派的势力在北京政界中败退的征兆。

林则徐的脑海中浮现出军机大臣穆彰阿和王鼎的面孔。

“琦善大人不仅不跟林大人商量,好像跟其他官员也不商量。”连维材说。

“怡良来的时候,经常发这样的牢骚。大概是总督知道商量会遭到反对,因此干脆就不理了。”

“顾问的职务好像由鲍鹏一人来担任了。不过,既然下了上谕……”

“形式上也许会来商量,但那完全是形式而已。……总督恐怕还要坚决贯彻



他的方针的。这个方针并不是他个人的。”

“对穆枢相的指示，总督恐怕比对上谕还要重视。”

“请问这个上谕已经到达总督那儿吗？”

“没有。今天早晨刚刚传到金顺记。我们用的是传信鸽，比快使还要快两三天。”

“他会怎样来商量呀？”

根本的意见完全相反，商量也不会有什么效果。道光皇帝的上谕简直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硬要做一件根本办不到的事。

连维材从怀中取出上谕的抄本，递给林则徐说：“跟原件可能有两三句出入。”

这是丁守存在军机处看过一遍而默记下来的；文章相当长，但几乎和原文一字不差。

“调四川、贵州的兵……这可不行啊！”林则徐边看边摇头。

“不行吗？”

“不行！我国的军队离家乡越远越不行。区区四千军队，在广东也是可以征集起来的啊！……”

连维材一听这话，突然感到心里空虚起来。

他和林则徐都知道最后是不可能战胜英军的。即使战败，仗也要打得很漂亮！——朝着这个目的所作的努力，完全是徒劳无益的。

2

琦善的独断专行，不仅是依靠钦差大臣关防这张王牌，还因为他相信北京的同伙，尤其是穆彰阿的坚强后盾。

这位穆彰阿早已心急如焚。

在专制君主制的国家，一切均由皇帝作最后的决定。身为臣子，不管有多大权势，能办到的事都是有限的。要改变皇帝的想法，需要作相当耐心的努力，有时甚至要使用威吓的办法。

在迫近年关的一次召见时，穆彰阿带着沉痛的面孔，这么上奏说：“关于邦家的财政、军事力量和民生，陛下已有深刻了解。乾隆大帝的伟业，垂惠于二亿生灵，而今皇上抚育着四亿臣民。以天下不变之财富，养活加倍之人口，不如意之处在所难免，臣等日夜痛心。幸而民心稳定，治绩卓著，此皆由于皇上的圣明。聊抚寸心，咸感圣恩。……惟维持眼前之太平，应当说已达人力之极限。如大堤之一角一旦微有洞孔，则满河之水恐将成为怒涛涌来。”

“卿想威吓朕吗？”道光皇帝说。

“不敢。奴才不过是诚实地说明现状。无业之贫民，今天为数之多，皇上也有

所知。如仅是饿民之群，尚无大虑。但由于某种契机，保不定会变为流寇之集团。奴才最担心的就是这种‘契机’。”

“不让贫民变为流寇，不是采取了种种的措施吗！比如说，禁止设教……”

“由于皇上圣明，目前尚无大事。但奴才刚才已经禀奏，疆臣（督、抚）们已费尽心机，达到他们的力量之极限，如有某种可怕的契机，那就……”

“你是说，遇事不要过分，不要造成不好的契机吗？”

“如皇上圣察。”

道光皇帝并不愚笨，他已懂得穆彰阿的意思是不要和英军造成事端。但他已习惯于把南方海口的事件同新疆或西藏等的边境问题同等看待。英国舰队出现在天津洋面时，因为靠近北京，他才有点慌张。但现在问题已转移到遥远的广东。

“广东南部的事件会成为卿所说的‘契机’吗？那儿离得很远嘛。”

“在愚民中间，消息的传播是非常快的。奴才听说江南地方的愚民以定海的战事为契机，还是结成了相当大的帮伙。”

清王朝是由为数极少的满族统治着全中国。他们最怕汉民族利用各种形式团结起来。所有的结社，不论是宗教的还是经济的，或者是以互助共济为目的的，均受到监视，凡被认为具有危险性的均加以禁止。如白莲教就遭到了武力镇压。

清王朝最警惕的是人民结党。据说现在江南地方已有了这样的征兆。

“应当迅速镇压这些暴徒！”道光皇帝说。在他的眼里，成群结伙的民众都是暴徒。

“早已严密监视。不过，他们是秘密地搞结社活动，很难掌握他们的实际情况。在那个地区同英军发生冲突以后，这种动向才显露出来。”

“所以才解除了伊里布的总督职务，让裕谦来担任嘛。”

“是的。裕谦会严厉镇压的。不过，对外问题再发生麻烦，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就会疏忽，有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两江总督原来由伊里布兼任，现在已由江苏巡抚裕谦代理，伊里布仅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专门处理夷务。

裕谦是蒙古镶黄旗人，虽是文官，但以成吉思汗式的蛮勇而闻名，一旦要镇压起人民，他将会充分地施展他的蛮勇的。不过，如果要和英军打仗，那就顾不上镇压暴徒了。

“恕臣直言。”军机大臣王鼎从旁抬起头来说道：“关于江南暴民结社的事，据臣所闻，实际是在今年夏天定海之战时，官兵弃城逃跑，英夷占据该地，人民愤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结党抵抗英夷。依臣愚见，此非背叛天朝，而是出于人民义愤，结党报复英夷，可谓忠义之士，镇压则不合道理。”

“舟山的农民和渔民袭击英夷，朕也有所闻。”道光皇帝的语气中带有同情。

穆彰阿好似要打消皇帝的这种同情，急忙说道：“不论是怀着什么目的聚集的，既然结了党，将来向什么方向发展，那是令人十分担心的。拿当年白莲教之乱



来说,最初是以宗教目的结社的,后来终于发展到造反作乱。”

“我知道了。就是说,不要给他们契机。”道光皇帝已经疲乏了,向两位军机大臣都说了妥协的话;利用这个办法打断了这个麻烦问题的继续争论。

王鼎为皇帝的话中包含着对江南结社的同情而感到满足。穆彰阿也认为让皇帝理解了对外纠纷的可怕性,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

3

穆彰阿回到家里不一会儿,昌安药铺的藩耕时就来了。这是年底繁忙的时候,如果没有相当重要的情报,藩耕时是不会来的。

“是关于江南结党的事情。”药铺老板说。

“哦,今天早上皇上召见的时候,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听说组织已经扩展得很大。是这样吗?”

“是的。结党原来是以王举志为核心,一向严格保密,过去很难了解其内情。……”

“现在了解了什么情况吗?”穆彰阿焦急地问道。

“组织一扩大,保密就不容易了。现在比以前容易了解多了。”

“说吧!”

“王举志的行踪过去一向是个谜。最近才逐渐地了解了 he 过去的一些行动。几年前他曾去过广东。当时他在广州就住在金顺记。”

“哦,又露出了连维材这条线!……说不定还可以搜寻出林则徐的线哩!”

“目前还办不到。不过,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不管怎样,江南的结党要好好地调查。增加点人也可以。”

“如果能确定林则徐同王举志有关系,那就可以作为彻底搞垮他的最好武器。林则徐虽然已被革掉了总督的官职,但他在广东的声望还很高。不,他甚至在全国也有声望。在朝廷还有王鼎的大力支持,这样的人是很不容易搞掉的。”

道光皇帝看来对林则徐也还有恋恋不舍之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尽管皇帝倾向于强硬主张,也并不那么可怕。不管他在宫廷内怎么大声叫喊,如果没有人去执行皇帝的意图,那也等于是画饼。

绝不能让林则徐东山再起!——穆彰阿一想到林则徐,就心烦意乱起来。他说:“给你们增加人,做不出实际成绩,那也等于是白搭!”

“是这样的!……”藩耕时胆战心惊地抬起低下的脑袋,瞅了瞅军机大臣的脸。

“广州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金钱,林则徐的声望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提

高了。”

“现在那边的人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提高琦善大人的声望，抵消林则徐的声望。”

“不只是广州，就连北京也把林则徐当作英雄到处传颂。”

“是的，看来这是不定庵的吴钟世那些人进行了活动……”

“那家伙有那么多活动资金吗？他们能像我们这样投入这么多的人力和金钱吗？”穆彰阿认为人的声望是可以用财力来左右的。

“愚民们总是喜欢那些活跃的人物……”

“在皇上所在的北京，也要大力宣扬林则徐是乱臣贼子。这一点绝不能懈怠。明白了吗？已经给了你们大批的钱，希望不要败在不定庵的那些书生的手下。”

“不过，听说不定庵的活动资金也是相当充裕的。……”

“什么！他们的资金是从哪儿来的？”

“听说吴钟世和连维材有着特殊的关系。”

“哼，又是连维材！……”穆彰阿皱起了眉头。

棋盘上的布局已经愈来愈清楚了。对手是对外强硬政策的实践者，看来是把林则徐当作一块招牌，在财政上进行支援的是金顺记的连维材，负责情报宣传的是不定庵的吴钟世，在煽动民众方面也许还加上一个王举志。

按这种布局发展下去，将会是怎样的结局呢？对外强硬主张——战争——国家财政破产——王朝威信扫地——统治权力削弱——暴徒猖獗——反朝廷运动兴起……如果拱手投降，清朝就会垮台。

这样，穆彰阿就必然会失去一切。他那向上斜吊着的小眼睛抽搐了起来。

“现在是关键的时刻，一定要认真地给我干！”他用手指头戳着药铺老板的鼻尖，大声说道。

“小人知道了。”

“看来是劲头不足，连默琴的下落都找不到！”

“惭愧！惭愧！”

“龚定庵……这家伙不能宽恕！一定要想个什么办法……”

龚定庵这家伙竟然抢去了自己宠爱的女人。一想起这家伙，他就怒火中烧，浑身颤抖。而且这家伙显然是属于敌对阵营的。

藩耕时回去之后，穆彰阿给琦善写了这样的信：正采取各种办法，改变皇上的想法。前信已经说过，皇上仍然坚持强硬政策。上谕谅已到达广州。但在当地，仍希一如既往，以妥协让步谋求和平。给北京的奏文，要小心注意。具体说，为权宜起见，字面上要表现出强烈要求采取强硬政策的情绪，然后强调英国兵力的精锐和我军的软弱。不要老实汇报在当地的妥协或让步。能隐瞒的就尽量隐瞒。此事将相当困难，但对您的努力寄予了很大的期待。……



4

“要跟林则徐商量!”——琦善读到上谕中的这一条,露出一副很不高兴的面孔。可是,既然是上谕,那就不能不去敲林则徐的大门。

“穆枢相在北京怎么搞的!?”他带着不满情绪,勉勉强强地朝高第街走去。

上谕是一月二十日送到的,按阴历来说,已是年关了。

“今后想听听您的意见,请予协助。”琦善虽到了林则徐的临时寓所,但只是这么说两句客套话,走走形式,很快就离开了。

按照当时的习惯,高级官员的同僚来访,一定要去回访,表示答谢。琦善走后,林则徐去了总督府。不过,他没有入内,到了门口就回去了,只是要琦善的幕客转达他来回访答谢。

琦善显然没有真心要跟他商量的意思,而且在态度上也表现出来了,所以林则徐也只是这么跟他应酬应酬。

“材翁,这些天叫你受拘束了吧。不过,已经没有必要再藏在这儿了。”林则徐跟连维材说。

鲍鹏要逮捕连维材的表面理由,是连维材煽动林则徐。林则徐的罪名虽然未定,但皇帝已经命令琦善跟他商量事情,这就表明林则徐的行为并不一定会遭到否定,所以连维材暂时也不会受到追究。

“我从未想到不能外出是这么难受。”连维材脸上露出高兴的表情,弯着胳膊,捶了捶自己的肩头。

“马上出去看看吗?”

“出去。想看望一个人。”

连维材好久没有外出了。他坐着轿子,朝石井桥走去。他想看望的人是西玲。他把西玲从李芳的家中叫出来,一块儿走在乡间的小道上。

“今年发生了多少事情啊!”西玲回顾即将过去的一年,好似很为感伤。

“确实是激烈动荡的一年。不过,来年将会比今年更为激烈。……是战斗的一年!”

“战斗的一年?”西玲把连维材的话重复了一遍,紧瞅着连维材的脸。

“对!”连维材点了点头。

“你好像爱上了战斗这个词似的。”

“你这么看吗?”

“当然这么看。你这个人好像生下来就是为了战斗。”

“我不是军人。”连维材明明知道西玲的意思并不是指战场上的战斗,但他还是这么说。在目前紧张的形势下,他确实感觉到战斗的来临。不过,面对着西玲,



被阳光晒得黝黑的农民不属于同一个阶层。他指手画脚地在跟聚集着的人们说话。他白皙的脸上垂着稀疏的黑胡子，厚实的嘴唇不停地在动着；他的话并没有当地的口音，由于过于激动，嘴角不断地溅出唾沫星。只听他说道：“琦善大人身兼钦差大臣和总督，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为了避免在咱们广东打仗，大人可是操碎了心啊！我说各位乡亲，你们愿意打仗吗？”

“千万别打仗啊！”一个老头摇了摇头说。

“对呀，恐怕谁都不愿意打仗。一旦打起仗，田地就会荒芜，就会妻离子散，吃不上饭，还要死人。死的可不只是军队啊！老百姓也会被子弹打死，被刀砍死。……为了不让各位乡亲遭这个殃，琦善大人正在日夜想办法，可不能忘了他的恩啊！”

从这个正在演说的男人身边走过的时候，连维材低声跟西玲说：“这里也有战斗啊！”

各种形式的战斗在连维材的身边激烈地进行，只有生活这样的环境之中，他才能感到适得其所。

5

道光二十年的除夕。

在上海金顺记后面的一间屋子里，温翰躺在床上，雪白的辫子垂在藤枕上。

王举志坐在温翰的身旁。他是听说温翰病了，跑来看望的。

“您似乎比我想象的要精神，我感到放心了。”他冲着病人微笑着说。

“您特意来看望，实在不敢当。”从温翰的声音中，还是令人感到他衰弱多了。

“可不要勉强自己啊！”

“谢谢您，我现在也不愿死啊！”过去支撑着温翰的是一种希望——一种也许可以看到新时代的希望。因此他才活到现在。他希望亲眼看到旧时代土崩瓦解，现在刚刚揭开序幕，他是不愿死的。

他感到一阵眼花耳鸣。“真不甘心死啊！”——他在内心里反复地这么说。

“刚才来的那位是谁呀？”在另一间屋子里，李清琴问女佣人。

“那是王举志先生呀，大家都称呼他老师。”

“王举志先生！……”清琴的眼睛突然一亮。

她正感到闲得无聊。她这个人如不干点什么事情，总觉得不甘心。她当前的任务是刺探金顺记的情况和寻找姐姐的下落。

金顺记不过是在做一般的买卖，姐姐一时也很难找到，她对这样的工作早已感到厌烦了。正在这时候，她听到了王举志的名字。



“姐姐是……？”清琴也跟平时不一样，反而怯生生地这么问道。

“听说温老先生病了，我来看望他。”

“那么，姐姐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在一家书店里工作。”

“工作？”

“清琴不也是非常喜欢工作吗？”

“……”

“走吧！清琴是住在金顺记吧？”

默琴未等妹妹答话，猛地转过身，迈步走开了。清琴从来没有见过姐姐的背影是那样的高大。

“姐姐变了！……”——她心里这么想。

默琴是变了，一种坚定的自信心像一根粗大的钢筋支撑着她的整个身心。

这时清琴不知怎么想起了苏州的连哲文，她的脑海里一张接一张地浮现出哲文画的画。线条在奔驰，颜色在跳跃。……而且，哲文凝视着画的身影，震撼着清琴的心。

清琴这次败在姐姐的面前了。她是在无意识之中向哲文求救。好像是被姐姐高大的背影吸引着似的，清琴走进了金顺记上海分店的大门。

断章之四

琦善为英军武器之可怕、技术之准确而吓倒，慨叹本国的海军无用，他认为这样的军队打也白搭。——琦善彻底悲观了。

琦善与义律会谈争论的焦点是割让香港的形式。琦善希望用允许英国人在香港居住的形式，不要在条约中明文写出正式割让。但义律坚决主张书面写明正式割让，寸步不让。

这就是所谓“暗割”和“明割”的争论。

1

琦善早已向义律秘密带话，在旧历年底之前将口头接受义律所要求的条款。这些条款是：

- 一、割让香港；
- 二、赔款六百万元（一百万元立即交付，余款五年内分期交付）；
- 三、建立对等的国交；
- 四、旧历正月初恢复广州的贸易。

这就是所谓的《川鼻草约》的原型。当然，这是鲍鹏在琦善与义律之间多次奔走的结果。

为了加快通商正常化，义律觉得不能过分追逼清国方面，他的“回礼”是：

- 一、归还舟山群岛；
- 二、从占领的沙角要塞撤兵。

他认为这样也会使琦善在皇帝的面前保住面子。琦善的口头接受是在北京的强硬上谕到达之前作出的。琦善赴任广州以来，他采取的大方针就是妥协和让